

夹竹桃集

苏
晨





苏晨

夹竹桃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夹竹桃集

苏 晨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83,000 印张, 9.25 印数, i—8, 100

统一书号, 10109·1761 定价, (平装)0.84 元 (简易精装)1.10 元

目 录

努力开放	
——序	(1)
夹竹桃	(7)
精注	(15)
余热	(25)
可贵的执着	(30)
播种(三则)	(35)
核舟新记	(44)
山左刀凿声	(49)
甲辰探花	(58)
滇海三十二记	(68)
九洲湾新事	(132)
图章	(153)
藤乡过路	(162)
清澜渔话	(169)

最主要之点	(176)
黄花照晨光	(189)
小序三则	(200)
注里文字	(208)
看稿小札	(215)
可长之风	(224)
“小华”“大华”之间 ——读朝鲜诗话札记	(232)

努力开放

—序

《夹竹桃集》是我一九八三年结集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九八二年我结集了《野芳集》和《常砺集》两本散文集，心想若照这样的进度继续下去，那就非得努力开放不可。因为我是个业余作者，不用说别的，就连获得时间也不大容易。

这本集子取名《夹竹桃集》，没有太多的讲究，也是取的想努力开放的意思。还因为这本集子的第一篇是《夹竹桃》，那是写广东画院副院长、国画家陈洞庭的。他画过好几幅《夹竹桃》送我，有一幅题了这样的词儿：

夹竹桃，既具竹的挺拔，更兼桃的秀丽。

默默地粗生在千家万户，无修求于人，却常是那样生机勃勃，繁花累累，竭尽所能给人们带来更多些美和鼓舞……

我还见他在另一幅《夹竹桃》上题过这样的词儿：

挺如修竹，艳如碧桃。扎根不择瘠沃，开花不择春秋。装点千万家，分外何所求！非誉任评说，无私品自高……

我觉得夹竹桃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努力为寻常百姓家开放的劲头儿，也应该是我这号没有多大本事的平常人，努力开放时要好好学习的榜样，于是这本集子的书名就随了第一篇的篇名。

二

这本集子的第一辑里的八篇散文，都是写人的。我觉得他们也都是努力开放，而且开放得比较出色的人。

如《余热》里写到的老诗人臧克家，眼见就该是八十高寿的人了。他送过我两张小条幅，一张题的是：

自沐朝晖意蔚苍，
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
还我青春火样红。

另一张题的是：

窗外潇潇聆雨声，
朦胧榻上睡难成。
诗情不似潮有信，
夜半灯花几度红。

另外，一九八三年他还给我们花城出版社寄了两本书稿来，一

本是散文集《青柯小朵集》；一本是诗集《落照红》。《落照红》是他的第五十本书。他在后记里写道：《落照红》仍然不会是他的著作的“殿军”。他说，“我有两个旧体诗句，足以表现我的心情：‘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灿然。’”可见他是抱定了一息犹存，就要努力开放不息的。我很想学习这种劲头。

和臧克家相类似，《执着》里写到的著名篆刻家周哲文；《核舟新记》里写到的核雕老艺人考功卿；《播种》里写到的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和老诗人曹辛之；《山左刀凿声》里写到的著名工艺美术家石可，也都是花甲、古稀之年，仍在努力开放不息的人，我都得老老实实向他们学习。

周哲文从少年刻到将近古稀之年，刻了三万多颗印章。每颗十厘米，连接起来也有三公里那么长了！我见过他那厚厚两巨册保留下来的印样，一册叫《磨炼之编》，一册叫《与日争时之编》。他几十年如一日执着地努力开放不息。他的篆刻作品已经被当成国家外事活动的名贵礼物。可是他拖着个落了残疾的身子骨，仍然在无比勤奋的“与日争时”。

考功卿今年七十五岁，已经雕了五十七年的桃核，在他手下开放的核雕艺术花朵无可计数。可是他还在刻不停息地既要超过历代核雕名家的已有水平，又要开创当代核雕艺术的崭新天地。

曹辛之也已是走向古稀之年的人了。他更觉得，光是自己努力开放不行，还得同时多花些功夫注意“播种”，争取更多的书籍装帧界同行都奋发起来，提高起来，大家共同努

力开放。为此他付出了可贵的努力。

石可在他们之间是小老弟，可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他在多方面用自己的努力去开放，去带动更多的人努力开放。比如说到近年在国内外大放异采的鲁砚“家族”的异军突起，说到断产了多少年重又恢复生产的唐代天下第一名砚青州红丝石砚，说到山东黑陶的登上国内外大雅之堂，就都得首先想到石可。《山左刀凿声》不过是说了他在山东刻瓷艺术这个领域里带头努力开放的事迹……

我是多么想着学习他们的榜样，也能不断地努力开放呵！

三

第二辑里的五篇散文，是旅游文字。我应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在结集《夹竹桃集》的同时，还曾按该社的规定另结集了一本专收旅游文字的散文集《野石子集》。我的所谓“旅游”，实际上不过是出外开会之类，所以途中匆匆而作的一些旅游文字，确实不过是顺便捡拾的一些野石子。

《滇海三十二记》是我去美丽的春城昆明参加了一周国际旅游会议写的。一周的会，我连同另外两篇，拢共发表了好几万字的散文。当时的心里实在也是感到搏的机会难得，时不再来，若想努力开放，就得随时注意抓紧时间。当然，我也是想着努力在旅游文学的园地里认真开放自己的花朵的。至于美不美、香不香，那得由读者评说。

《九洲湾新事》是我在珠海宾馆这家我国第一座“五星宾馆”住了四天写的。《图章》是我一九八一年写的，原来没准备再收入集子。可是评论我的散文的朋友常引用它，现在也收入了来。《藤乡过路》是一天路过广州近郊的山村这个制藤行业中心后傍晚写的日记。《清澜渔话》是陪几位作家乘海军登陆艇领略海南岛清澜港一带椰海风韵时的所见所思。我本意都是想把它们开成有个性的自己的花朵，只怕还是心有余，力不足。

四

第三辑里的七篇散文，多是序跋文字和读书、读稿札记。《最主要之点》从创作目标和艺术才华的关系谈了学习鲁迅散文的体会。《黄花照晨光》是“受罚”为老戏剧家陶雄的散文集《黄花集》作的序。《小序三则》那是一望可知的。接着，《注里文字》《看稿小札》《可长之风》《“小华”“大华”之间》，就都是读书、读稿札记了。我以为要想努力开放，光有个愿望不行，兑现它，除了要有毅力以外，还得有生活，有技巧。要呼吸在广大群众的奋发图强之间，要向更多的人学习，要向周围的朋友学习，也要向古人学习。因为要想不断努力开放，也得不断获取营养，不断增加“本钱”。

五

临去福建出差前，收到胡真同志来信，督促我必须行前把这篇序写好寄给出版社，以应《夹竹桃集》“齐、清、定”发排之需。我遵命匆匆作了这篇事务性偏重的序，自觉不太理想，但是明天就要出发，没时间了。偶然想起，老作家巴金也曾写道，有时候他为自己的集子作序，也是：

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作我的朋友或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象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看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什么，他们要不要进来坐坐。

我的这篇序，对于巴老说的第一点可能还谈不上。那么第二点呢？能不能说也可以起到一些第二点的作用呢？

我希望能起到一些这样的作用。

一九八三年十月七日于广州

夹竹桃

广东画院副院长陈洞庭，小名叫阿湖。在我国，湖以水介湘鄂两省的八百里洞庭湖为最大，后来他那位望子成龙的父亲，就给他取了个大号叫洞庭。其实他是广东台山侨乡南海边上的人，离楚地洞庭湖可远着呢。

那年洞庭托我代求已故的著名书法家郑诵先给他写一副对联，老人见他叫了这么个名字，又是一位知名画家，就给他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胸怀湖海量”，下联是“笔抒天地心”。我看郑诵老真的还点着了，洞庭确是从少年时代就有那么点子湖海之志。只可惜他的身体太不给他争气，小小年纪就害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他和这病进行过种种斗争，包括一次又一次用灸人的热灰把他给整个儿埋起来，只露个头在外。那滋味很是够受的。可是为了治病，洞庭都咬牙挺过来了。只可叹弄来弄去，却把病症给弄得更没治了。

洞庭仍然没有屈服。四十年代中期，他先进了我国著名画家、岭南画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高剑父创办的南中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科学画，后来又进了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科继续攻读，师承岭南画派两代代表人物高剑父、方人定、关

山月、黎雄才诸家，一心想做个哪怕须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有成功希望的国画家。

待到广州一解放，他更走出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门，投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操枪弄炮的革命大熔炉。不久调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一个书刊编辑出版部门，那就和我在一起工作了。又后来我到海南岛带兵，办报。他转业到地方报社继续当他的美术编辑、记者。再待到我也转业到地方工作，五十年代稍后我们又见面，他就已经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位发表过很多作品、并且有个人画辑出版的有一定影响的画家了。广东画院成立，他从《羊城晚报》被调到画院，开始从事专业美术创作。“文化大革命”过后，被“砸烂”的广东画院重新恢复，他被任命为副院长，这就又做了我国著名画家、画院院长、也是他的老师关山月的副手。

二月十九日那天，岭南美术出版社为《周末》画报创刊三周年在广州文化公园“园中院”举行庆祝活动，这份画报曾备受某些人的指摘，甚至在某个几百万人口的名城也可不顾宪法把它列为见了就没收的出版物。可是它却发行一百多万份，深受全国包括京、津、沪在内的绝大多数地方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得到过中共广东省委几位负责同志的表扬。因而我一接到邀请，就断定洞庭也一定会去，于是便放下别的，早早赴会了。在会场上，我先见到广东画院副秘书长、一位也是颇有国内外影响的青年画家林墉。我征求他的意见说：“《随笔》今年第三期用了洞庭一幅彩色舞蹈

速写作封面，他们让我给配一篇写洞庭的散文，你看写点儿什么好？”

林墉听了眼睛一亮，立刻在我旁边坐下来，连说：“这好，这好。应该写写，应该写写……”接着他就做为一个比洞庭又晚一辈的画家，深情地谈了许多他近年来在和洞庭共事中陆续形成的种种印象。他说，若写洞庭，他以为至少应该别漏了这样几点：

洞庭在艺术上能有今天的成就，比如他的作品曾入选参加历次全国性和广东全省性综合美展，并且有多次被选送出国展览，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单独出版了《友谊的花朵》、《东方歌舞》两种舞台人物画辑，并且多次有作品被选入国家或广东省出版的画册、画集。须知他取得每一项成就，都是要比别人多花若干倍努力才能办到的。比如一般人们只见到他瘦弱佝偻得实在可怜，好象一阵大风刮来就能把他吹上天去，稍大一点儿的一个包包压下来就可能把他的脊背给折断。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他连夏天穿一件衬衫，给那车得稍厚一些的布幅接合部位挂那么一下子关节，都会给他带来不小的痛楚。然而他一年到头比谁都更勤奋，总是没日没夜地画呵，画呵，没休没止地画着，画着，除非关节炎特大发作，把他死缠在床上根本爬不起来。

他那股一年三百六十天不张不扬，只管胼手胝足，拚了命也要发狠追向前、追向前的刻苦精神和非凡毅力，也是够许多象我们这号人对比之下感到不胜脸红的。无须讳言，他学画时候的两所旧中国美术专科学校，比不得解放后的新中

国美术学院。他底子相对地说要显得比较薄一些，可是又偏偏碰上要“转三转”，这就给他出下了更多的难题。第一转：在旧社会的美术专科学校里学画人物，还不多半是画画模特儿，临临古典人物画、古装仕女图。可是一参加解放军，让他画的是一些威武雄壮、连外型也象半截铁塔似的高大英雄形象，原来学的一点儿东西显然不够用，他得骑快马，紧加鞭，恨不能把太阳拴在中天，赶紧自己给自己补课。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还没讲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大家都睁开眼睛干到睡上床。可是但得有一点儿空闲，你不用问，他准是又拿着速写本子去画速写了……好不容易追了上来，他又转业到地方报社当美术编辑、记者了。这时要他画的，已经又多是一些舞台速写，是婀娜曼妙的舞蹈和戏曲人物，而不再是那些半截铁塔了。他又得再次背着床板度日子，支起眼皮来自己给自己补课。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不但很快补上了这一课，还迅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报刊上经常发表他的舞台速写，个人的专门画辑也出版了两种。只是随着年龄渐长，健康情况更加恶化，画人物难能再象以前那样得心应手了。这也因为中国画对画家的要求特别严酷，比如人物画那最关键的“传神阿睹”，你一笔点下去，简直就象开了一枪，打中就打中了，打不中也就一笔失去了整幅的成功机会！这样一来他就又得转画山水花鸟了。于是又得第三次自己给自己补课，他默默地发愤解决了这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他不能很快追到最前列，但是他还是追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细细琢磨一下这位半百又四、佝偻瘦削、病痛缠身的皮包骨头小

老汉吧，他那胸膛里可是搏动着一颗怎样不平常的、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坚贞之心！

其实上面说的这些，也不过仍然只是表面的，形体行为上可见的。若说到心地里的东西，或许你只设身处地琢磨透这一点也就够了：大概总有一天会瘫痪不起的阴云，日日罩在他的头上；周身上下长年不止的奇痛，不时逼得他要咬牙闭目；他是在顶着极大的痛苦创造那些灵秀娟美的形象和画面呵，难道这是小可之事？林壖说，“一定要把这一点指出来！你看洞庭笔下的人物，多美，多飞动；洞庭笔下的山水花鸟，多美，多令人赏心悦目！也许由行家按高标准细论起来，有些作品在艺术技巧上并不见得都那么出众。然而它们却总是那么美的！这对一位处在洞庭那种特定情况的画家说来，无异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还是再引用一段年轻人的话来说更好些。林壖还说：“别看画院这个小单位不大，人也不多，但是画院副院长这个‘官儿’却是很难当的。山月老师年纪大了，具体事不太多管。院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哪个人都有两下子，管事的人要让大家都服气，实在不太容易。可是画院的同志上上下下都服气洞庭。这也因为他为人正直、正派，苦差事自己抢在头里，占便宜的事自己尽量远着点儿……”我们刚谈到这儿，关山月来了。林壖赶紧恭恭敬敬地起立给他老师的老师让座，自己退到后排去了。关山月在林壖原来坐的位置上坐下来，我们先是谈了一件别的事，后来才也谈起《随笔》约我给写写洞庭，我拿不准应该写些什么的事。我就便请关山月

也帮忙出点儿主意，他是洞庭的老师么。

关山月向来不大多话，他嘿嘿了一阵子，也强调一定要指出不管怎么样洞庭能有现在的成就很不容易。洞庭的勤奋刻苦，很值得学习。再就是更加强调了洞庭为人的正直、正派。我让他说点儿具体事例。他却说：“你们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还用我说！”这时会议宣布正式开始，我们不好再谈下去。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的贺信，会议立即进入搜人的高潮。不用说，我也没法儿再找洞庭聊聊。

开过这个会，隔了个星期日，第三天一大早我就因病被组织上送到了从化温泉。临行《随笔》编辑部的同志还是坚持必欲我把这篇散文写出来，因为他们今年立了规矩，封面用了谁的画，当期内文就必得有一篇写他的文章。还约好过三天专程来人到从化取稿。所以来到从化荔圃，休息了一天，就又开始想：接下去该又怎么写。我想着想着，一时想起来去年有一期《随笔》的封面，用的是一幅洞庭的《夹竹桃》，那还是我的藏画。想到这幅《夹竹桃》，我顿觉有词儿了！

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洞庭已经解放，被请到广东迎宾馆去给宾馆画画。我还没有解放，可也只是给留在北京一家报社里不许回广州，并不再批斗。一次，洞庭给我挂号寄了四幅画去，我收到了。两幅是海南岛的槟榔林风景，两幅是夹竹桃。我锁起门来仔细端详着，用心猜测这是什么意思。

我先端详那两幅槟榔林风景。一幅桂林纱纸的大斗方，